

新詩組

冠軍

沈 禕

## 光陰的故事

### 1.

6歲的時候，父母經常在樓上表演  
吵架的藝術。我下樓了，並不是焦慮  
只是回應純粹  
身體的不聽使喚。  
是我的膝蓋，和手，短繩  
還有粉色的塑膠手柄  
舉重若輕  
趕著  
去實踐跳躍的哲學。

彼時  
我一躍而起的彼時  
節奏最為重要，  
它決定  
不聽使喚的身體  
到達假想的高度。  
“你害怕麼？”  
“怎麼會呢”  
“你哭過麼？”  
“怎麼會呢”

彼時  
我只在乎能否快點長高。  
我傷心，只是因為節奏不對

因為一不小心就  
踩碎了的  
粉色手柄。

### 2.

12歲那年，母親帶我離家出走  
我認為這是故意的、有必要的  
出走。因為天氣的渲染很好  
而我，又顯得很乖。  
仿佛四幕劇到了最後一幕，  
暴雨恰如其分，虛張聲勢的  
雷聲打點修辭  
計程車司機及時出現，  
高速公路按時完工，  
一路向北  
沿途經過，所有灰色的  
積木世界、城市的  
皮影戲  
培養並且見證  
我母親的決裂。  
而我並沒有想像中憂傷  
我一如你看見的，很乖  
懷抱裏有電視機。  
“你害怕麼？”  
“沒有吧”  
“你哭了麼”  
“沒有吧”  
高架上我打開車窗，最  
希望閃電經過。  
我傷心，是因為閃電未曾經過

因為我  
參與完成四幕劇，卻不能  
收看動畫片的  
結局。

### 3 ·

14歲是史無前例的分水嶺  
去了一次郊外，經歷了一場洗禮  
在那裏我試圖想抓回一把沙子  
然而終究無法，參透  
把握的悖論。  
“很多東西，你想抓  
也抓不住。”  
有人為了這句話哭  
我感覺到臉上  
遍是海的鹹澀。

回來後額頭很燙  
和宗教沒有關係  
我開始模糊的信仰  
骨骼開始日以繼夜地瘋長。  
竹席上編制的節點，記錄我  
打點計時器般頻繁的夢，留下  
慣性思維的斷點。

我學會了  
發呆  
有一種力量  
發呆是一種力量。

“你害怕麼？”

“……”

“你哭過麼”

“……”

從而生活變成了非線性，  
從而我  
變成一隻貓  
——薛定諤的貓  
背著我的  
是伏筆；  
對著我的  
是各種可能性的  
混合與疊加。

### 4.

16至20歲  
時光顯得短暫，過得  
漫長，再也沒有旗幟鮮明  
的事件足以說明。  
象徵意義過於濃厚  
主語找不到出路  
連環的圈套裝飾  
一個又一個的狀態  
——無法具體地  
舉例

“你害怕麼”

“是的，非常”

“你哭了麼”

“恩”

終究還是  
 打破了蜂蜜罐，沒有永久的  
 保質期。  
 孕育出的是自我調製的沮喪  
 可能憂鬱有些誇張  
 還有憤怒  
 語言的不可訴說  
 與不高尚的  
 一飲而盡。  
 我坐在荒原上，生所有人的氣。

我並無惡意啊  
 可是如何能夠回頭  
 變成一尊沒有情感的石頭  
 也無法向前  
 看得更清晰。  
 可憐的  
 薛定諤的貓  
 在一切不可知中  
 獨自承受變數  
 以及增熵的宇宙  
 缺乏  
 勇氣  
 被觀察的勇氣。

## 5.

一晃又是4年，  
 時間如水銀落地  
 我經歷了四個婚禮和一場葬禮  
 沒錯，有的時候你必須驚歎

終於體會了  
 當初父母上演的四幕劇。  
 終於  
 不再故作神秘。  
 魔法像是被解釋了  
 所有和存在有關的意義。  
 原來你苦苦追尋的真相  
 竟然只是一己私欲。

於是你轉換了  
 風格  
 或者風格  
 不再顯得必要。  
 歲月的影調逐漸，得到恰當的  
 溫度，濕度，寬容度  
 細節像蜿蜒的海岸線，由遠及近：  
 你虛長幾歲的姐姐們  
 日益鼓起的腹部  
 你的漂亮哥哥和妻子之間的瑣事  
 和你玩捉迷藏的侄子  
 母親再次像兒時一樣給你洗髮  
 父親一瞬間返老還童  
 還有你第一次學習  
 關於  
 愛情的禮儀  
 ……  
 四季交替，而你  
 解開了那條捆綁的絲帶  
 和解  
 不再坐著，又能

邁開步子  
站了起來。

“你害怕麼”  
“還是有點吧，生活總有懸念”  
“你哭麼”  
“興許還會吧，害怕  
——自然的規律。”

但是仍有叫人欣慰的事情  
因為我想起  
離開的老人臨走前握我的手  
那滿是  
粗糙的痕跡  
關於光陰的故事  
關於  
最最初的  
把握的意義。

## 沈 禕

### 個人簡介：

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媒體文化文學碩士。

曾於08年參加城市文學創作獎，第一次寫詩，有幸獲得了詩歌組冠軍。

喜歡所有富有想像力、詩意、深沉的文字與影像作品

喜歡Theo Angelopoulos，Kieslowski，Kusturica，楊德昌的電



影：喜歡博爾赫斯，瑪律克斯，王小波。

敏感，精神潔癖，容易快樂，容易悲傷。希望未來能變得堅強與大氣。

### 得獎感言

繼去年以來，這是第二次獲得文學獎的詩歌組冠軍。我記得去年上台發表感言的時候，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寫詩，結果台下所有的老師和同學都笑了。這一次，如果我說，這是我第二篇正兒八經的詩歌作品，估計所有人又要笑了。

而這話是真的。

那麼，第一次與第二次，有什麼不同；舊年與今年，又有什麼變化呢？

知道得獎以後，我把去年的那篇詩歌找出來又看了一遍。我看到一個仍然帶著稚嫩學生氣的自己——人們年少的時候，總是覺得自己成熟，而一旦懂事一點，便覺得過去是多麼幼稚。

我想我多少是長大了一些，終於不再只活在幻想的世界裡，不再只在乎自己的感受，我慢慢回到了平凡而最親近的世界，與一切人之常情和解。

我發現，在這個緩慢的和解過程中，一切曾經糾結的命題，比如生與死、比如時間，都在所有最平凡的故事裡得到演繹與解釋。

這並不是一個關於做平凡人的決定（雖然我知道那是一件多麼不易的事情）。我仍然期望自己有些與眾不同，但我慢慢學會平和，變得從容與寬大一些，以此丟掉一些牽絆，解放我的潛力。

“不是我妥協了，而是我平和了。”這句話多年前就被奉為自己的座右銘，時至今日才有了實踐的蛛絲馬跡。

這便是在24歲，人生走完了兩輪以後明白的道理。這些歲月匯成一首詩，為此做了見證。